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本朝四書文卷二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鄧友檂

欽定本朝四書文卷二目錄

論語上之上

學而時習之　一章

李光地

聖人論學惟不息以幾於成也盖時習者不息也朋來由是不知不愠亦由是恱樂之驗而君子之歸固有入其中而自覺焉者故魯論首記夫子之言此以勉人意謂學者所以復性也性體無息學者亦惟不息其功以求自得而底於成焉爾矣是故有弗學學則必繼詩書吾既學之矣而非僅涉其文也涵泳焉由繹焉以藏以息未嘗須臾離也禮樂吾既學之矣而非徒嫺其數也

以治躬焉以治心焉一坐一立不可斯須去也時習如此吾知其於學也樂而玩居而安其理之非外得也有復而不厭之機而其生之烏可已也有動而無方之益蓋所謂入而後悅之者而學其益進巳悅固時習之妙也然所樂則有大焉修於己而及於人雖殊鄉異壤而類必有應者吾德於是為不孤也發於邇而見乎遠雖四海九州而術無不同者吾志於是為有繼也朋來如此吾知其於學也足以信於今行於後育英材而錫類

固洽性分之公得傳人而嗣音尤幸道化之盛有所謂悅而後散之者而學其益廣已樂固為道之志也然所性則又不存焉抱義而處初無求乎人知之念而怨天尤人久已泯也遵道而行容有人莫我知之遇而樂天知命未嘗憂也人之不知如彼不慍如此吾知其於學也足於中無待於外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自得之深而道德之歸也有日抑人所不知而天獨知之上達不已而聖賢之詣也可期至於此殆所謂以成德為行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者而學其自此至已學者誠以吾言思之其不亦然乎

局法渾成辭意清切非讀書窮理積久有得未能如此調適而稱心也

學而時習之　一節　韓菼

學以說進隨時自愉也蓋學以時為程以說為候是惟習者自知之耳矣子若曰夫人生平之業不可終窮而要其始必有所從入焉以為得顧其所從入焉者不敢但以為始事也其精神之所積固已貫乎終身以為之途而其得之於心者亦遂有可以與為終身焉之致則吾今得以學語人矣物之兩有所嗜者必非情之至學當距乎其外也靜耳目心思之緣使之皆息而中之真

者自生物之驟有所喜者必非情之深學當艱於其内也積寢食憂憤之思有以自苦而中之甘者乃出則夫學必從乎習而習無間於時而其中說之之致乃可得而微言之始吾不知學之何以一涉焉而輙格也迨時與發之而其境日徙矣夫人畢數年之力而意境不遷有倦而去耳若夫天地之奇不終遥渺古今之富如可贈言歲月攻取之餘而所償有不暇給也亦差釋我生之多負已始吾不知學之何以日多焉而無得也迨時

與永之而其情善反矣夫人積數年之獲而尋究不深徒奢無益耳若夫已讀之書一如未得極深之致猶謂未精流連感嘆之下而其義引而愈長也亦遂覺吾心之日新已且夫學之從容於其致者不必於其道德也執一器而得之於心聆一音而如接其人於我曾不相屬而神明輙以相睨夫學者之游心豈必正容而悟也哉且夫學之浹洽於其素者又不必於其事物也掩詩書而若涉於目屏絃縵而若知其物於心渺無所試而

天機有以相涵夫學者之彌性豈其即象而求也哉然而說吾知之而仍無以知之何也同是說而遞深焉少壯之所得往往故吾而非今我矣則隨其時自領而已矣同是說而各際焉兩人之所得往往相與於無相與矣又隨其人自領而已矣顧安得一時習者而相期進此乎

盡洗積習陳因語與注義正相比附雖詞調為人所勦襲而精神歷久常新

巧言令色　一節

魏嘉琬

聖人於人之務飾者而推見其所存焉夫仁者心之存也而務為言與色之巧且令則心不已馳而去之哉且夫人心之仁欲其息息而存之也心有所之而仁隨之去矣外不任其自然內已失其本然則人心之存亡不必入其心而試之已君子有鄙倍之棄則亦謂之修辭焉然吾聞其棄鄙倍而已何緣獨得巧也君子但亢厲之捐或亦謂之修容焉然人見其捐亢厲而已何術以

致令也乃拙者不為也而搆於形似之間則何其巧知其心之曲折於是言而乃得如是之巧者矣莊馬者弗為也而强作煦和之態則何其令知其心之摩擬於是色而乃得如是之令者矣夫言為其巧則心漓而之於言猶可知也而心已之於人之聽之者而並不在言也色為其令則心漓而之於色猶可知也而心已之於人之觀之者而並不在色也葢言依其質即不為是巧而仁豈遂存於所言况葢之以巧乎色任其天即不為是

令而仁豈即麗於其色況甚之以令乎以為巧則非由中之言就此不誠之意而仁亡然使其誠於是巧而致虛以為信則由中之巧不甚乎故第即其所以務巧之心以推其仁之已去而不必更論其不誠以為令則非根心之色就此偽造之意而非仁然又使其日造是令而由襲而入天則根心之令不甚乎故第即其所以務令之心而知其仁之既離而不必更責其偽造吁心之不存而仁何有心之别存而何有於仁也哉

不於巧令痛加詬斥直抉心德之七出以婉約言簡而味長（原評）

敬事而信　三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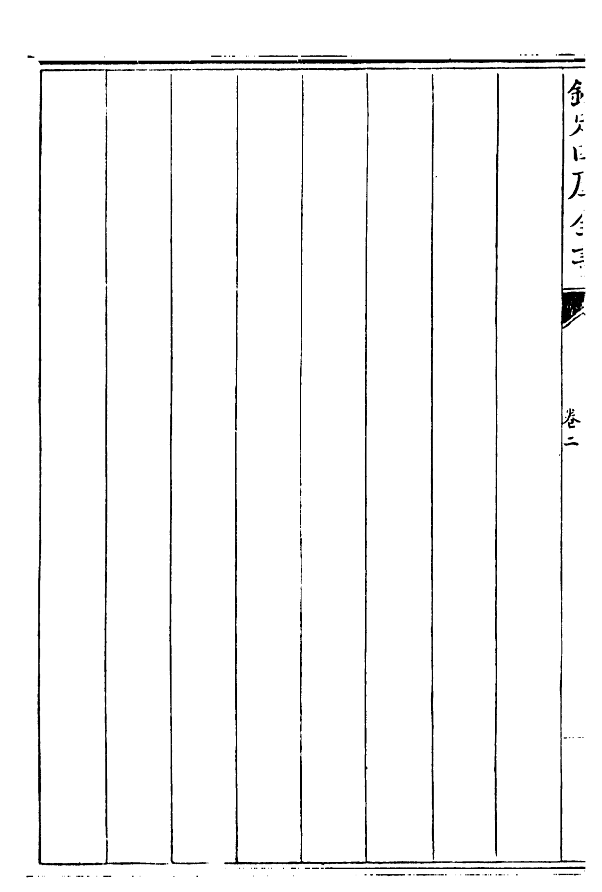
張志棟墨

道國之經有五而本計得矣夫敬信節愛時使皆本計也道國者可不勉哉嘗謂致治之術多端而善為治者必進而詳其體要所存惟嚴以貞一已之志而寬以睽萬物之情斯本計得而國家乃可久安而長治千乘何以道哉其首在敬事治道之升降視幾務之修廢以為端而小心者大業所由集也道何可不敬喜事者易荒持其衷者以慎畏事者易廢厲其志者以勤則國無廢

事矣而次又在信化理之盛衰視政令之煩簡以為量而紛更者疑貳所自生也道焉可不信酌理勢以乖道揆信以義而起規久大以昭法守信以誠而貞則國無繁令矣其次又在節用月要歲會無不下取於閭閻苟儉約未至非所以重民命也即非所以重國儲節焉以不得不用者尊王制以不敢過用者清君心則理財之道得矣而次又在愛人百官萬民各思上通於黼座苟體恤未周非所以固人心也即非所以固國本愛焉而

輔吾治者有禮以相接而待吾治者有恩以相維則御下之道得矣雖然政教修者國必强仁儉至者國必富㕽豈處盛而軍役煩興曠農廢業其累盛治者豈少哉道在使民以時下既以裕胼胝之力上亦以杜浩大之萌則國無過舉矣凡此者皆本務也道國者審諸

非無絢爛之章檢其句語不落郛郭即入拙滯轉取此切近明顯者



信近於義　二句　錢世熹

始之不可忽也即信而已然矣夫信不期於必復而期於可復舍義其將能乎且自人與人不能不接也則以言為端人與人不能不疑也則以言為質至質不足恃於是風烈之士起而力矯之重然諾矜期許豈非當世所稱賢豪間者哉然或言矣而不復復矣而不如其不復此非信之過也信而不知所以信之過也夫信之渝不於其渝之日有先之者矣信之踐不於其踐之日亦

有先之者矣此其要在義吾之信即不敢自謂精義然獨無近義者之可守乎則吾之言即不敢必其盡復然獨無可復者之足據乎茍信近於義吾謂其言可復也凡信之不可復者有故在乎意之不經而其後恐而背之也意之不經而出於輕躁之舉以為可任無虞耳迺理當阻格之時往往保其初心而不獲將悔而更之也而約已在前將曲而全之也而失已莫挽事難兩顧則必取今日之義而棄其前日之言此亦事之無可如何

也若審於人與已之際而酌於時與勢之間後之兩難者何由而至焉抑信之不可復者又有故在乎辨之不早而其後恐而成之也辨之不早而動於感激之私以為可矢無負耳廼誼闗君父之大往往陷於惡名而不辭方其諾之也而誤已在初及其遂之也而誤又在後累有重加則雖全一時之言而已傷萬世之義此亦事之良可悼惜也若裁以中與正之宜而嚴以公與私之介後之重累者何由而至焉君子知其然也故不敢以

身輕許人不敢以事多許人其周詳慎重固大異乎豪俠之為而卒也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即力窮徑塞天下皆得而諒其誠葢人於復之日憶言之時而此於言之時留復之地夫亦計其終有可居之功而已矣抑未嘗言之而不行未嘗行之而不勇其踔厲迅發若無異乎豪俠之為而卒也受其所是辭其所非即遂志捐軀天下皆不得而議其過葢其不可復者必不形之於言故其凡所言者舉可要之於復夫亦恃其始有不可易之

道而已矣不然氣浮而慮淺識寡而情多吾未見有能善其後者也天下事豈獨一信哉
朱子云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通篇本此兩意相承文筆更為爽達

詩三百　一節　　李光地

約言全詩之義示人以性情之教也葢詩道性情者也得其性情之正則無邪思矣詩之所以為教者如此故夫子有感於駉篇之辭而揭以示人曰吾門之教以詩為稱首舊矣葢其端起於志而其效可以興吾嘗欲約其旨以示人乃今即於詩得之夫詩三百至多也而吾直以思無邪之一言蔽之而已矣何則禮以齊民坊欲而詩則極其情之所至而不禁葢人心之有者不可無

也要以發乎情者止之乎禮而已樂以易俗移風而詩則仍其俗之所尚而不改益人事之著者不必削也要以興於詩者成之於樂而已人情之切者莫如飲食然而禮即由是始初焉矣詩則自夫婦之宜言君臣之饗燕幽而至於祖考神明之醉飽其嗜欲貫為一條而唯是食息之頃鄙吝生焉以為天職即於此而隱也人情之至者莫如男女然而道即由是造端焉矣詩則自庶士之歸妻公侯之逑匹極而至於祖妣天地之合祭其

忻歡通為一理而唯是牀簀之間褻慢中之以為天命
即於是而不行也是故極思之致以窮人心之變立無
邪之教以約性命之歸雅頌之篇往往作於賢聖之徒
其言固已比於謨訓即或男女詠歌各言其傷而其惻
然動人者亦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王
澤之行往往得其本心之正其風固已進於淳古即或
政亂民流各行其私而其醜不可道者益足以大為懲
創而厚為禮義廉恥之坊然則思無邪一言者其先王

教詩之指也夫其亦學者讀詩之要也夫

他人皆見不到說不出惟沉潛經義而觀其會通方能盡題之藴愜人之心若此

道之以政　一節　方舟

政刑非所以恥民故不能過得於民也葢民免而言政刑者之志得矣而為政刑者之術亦窮矣恥不能無而謂免可恃哉且長民者固深慮民心之不可問也而一切之法行焉以為民知有法則有所忌於上而不知民知有法則葢無所忌於上何者譁相避於法之中而法所不及之地上固不得而問之也葢自三王以降其上雖有顧治之君救時之相而皆謂之失其馭其民雖粗

安於耕鑿時馴乎教令而皆謂之失其性其所為失其性者以其心之無恥也其所為失其馭者則所以道之齊之者非也夫使民皆有恥則無事於道之齊之矣惟其無恥而後道之以恥惟其無恥而後齊之使知所恥而奈何其以政刑也彼亦習見夫亂國暗君之相屬也政慝而吏不知所守刑瀆而民不知其威而苟無失於繩墨之中遂緦緦焉以為道之齊之之有具彼亦習見夫誣上行私之不可止也干政典而矯以私行觸刑辟

而義不反顧而苟不見其抵冒之迹遂躍躍焉以為斯民恥心之已生而不知此其免也而非其恥也彼其心以為上方自勵於法而未少挫也吾驟而扞焉必不勝矣夫政刑固無不變之勢也姑潛身以俟焉以乘其倦而奮吾謀而其法固有所不行也彼欲禁吾之欲而不得逞也吾顯而犯焉必無幸矣夫政刑固皆有可徼之迹也吾舞智以御之陰用其實而陽避其名而吾欲依然其可逞也然則民之免也乃其所以無恥歟且夫免

亦何可常也必其時為可行吾政刑之時必其人皆能守吾政刑之人平時束於法令而無所逭一旦有故將有玩而不行者矣即幸能久安而無變而亦常守此蘊而不測之民而已矣吾能謹其操柄而無所弛後世少惰將有溢而四出者矣即常能相持而不敗而亦暫操此蓄而欲潰之民而已矣無恥之害如此政刑之窮如此故先王之託於民者深且厚而責於己者重以周也以歐蘇之氣達朱程之理而參以管荀之峭削可謂

成體之文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儲欣

導民以善民胥勸矣夫民之勸視上所以導之舉以善而教以善能勿勸乎今夫望人以道德之良斷非刻責之所能為功也公卿大夫操化民漼俗之權日責之而不應徐導之而自從蓋其法良意美誠有以開其所慕而與以所恃也是故敬忠而外民勸亦自上矣民之能勸者往往於一朝之間勃然振其有為之氣而作其氣者自上也民之能勸者往往積歲月之久油然絕其自

棄之情而固其情者自上也今日者户鮮可封士忽偕讓于大夫即日討國人而申儆之人心未有應也其谷安在夫亦惟是書升論秀之典廢而積行而處巖穴者有壅於上聞者焉民也耳而目之以為為善無益也則退然阻矣夫亦惟是黨庠術序之制湮而中材而涉末流者有莫知嚮方者焉民也返而思之以為欲善無由也愈爽然失矣有如民望所屬則考其德而舉之與其為善於國也不如為善於鄉斯亦足以樹之風聲矣而

苟有不能曷忍置乎師儒董戒凡以明有教云耳有如民譽未起則選於衆而舉之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家斯時必且驚相告語矣而凡屬不能尤加意焉飲酒讀法無非教以善云耳雖君相之選賢與能其大旨不僅歸於風厲而事則足以相觀雖朝廷之講學行禮其責報不止在於目前而理則處其易入人心易怠而難奮自古帝王處斯民怠惰苟安之日未嘗不有術以起之簡厥修以震動其或不修所以作百姓之氣而

導之奮也人心易奮而難久自古帝王渉斯民奮興鼓舞之會未嘗不有道以堅之升厥良而引翼其末即良所以固衆庶之情而導之久也民知所奮胥克用勸民知可久胥克用勸有慕於前胥克用勸有恃於後胥克用勸蓋法良者從化意美者格心自然之效也且夫民之善否惟上所導籍令子大夫登進匪人而胥國之成人小子悉以不肖棄之則民之從不善也亦如相勸矣夫固有導之者也反是而觀民勸豈徒使哉

順逆蕪行精神全注則字 原評

胸有書卷落筆雅秀故意無殊絕而文特工

書云孝乎　三句　劉子壯

聖人欲以孝治而援書所以道政者焉夫政非盡於孝也即書之云孝未遂以為政也然惟孝能友而政於是施焉殆有如書所云矣且論政者誠明乎其本而達其所以推之之實則雖不言朝廷而明王之治出焉古之聖人觀起化之原而以王業求諸人道審命治之典而以國事寄之家門儒者讀其書而志之葢亦可以見其大矣子以為政求我乎夫亦欲其有政耳王者有天下

之政求令德以重根本之地敦本行以知官人之方是也君子有一家之政得乎親以觀歡心之聚學為弟以達和樂之孺是也故古者所傳不皆為政之人而決無不能事親不能事長之人而吾人自立所謂有政之事即其所求乎子所求乎弟之事書不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此成王為東土命之也自古誥文必先其封疆之險要制馭之大計而書獨推其門內之行夫殷頑於兹再世矣一溫溫子弟其以勝此無難乎若曰

父子之際兄弟之閒古人所難女如是孝也以孝之事推之友以友之事成其孝無而及之蓋自一室之内亦既有其紀綱也已抑君陳為太史册之也自古命官必先其經世之大畧起家之積勞而書獨揚其立身之節夫東夏為情叵測矣彼循循家事得毋處之未優乎若曰唐虞之際三代以來孝弟而已女如是孝也可以事乎孝而言孝可以兼乎友而言弟舉而加之蓋自二人以下亦既有其經綸也已夫人必有忘於其父母之實

而後漸不有其兄弟故古之為政者其以受兄之命亦若其父命之也且直以父事之古我王季於太王則孝之於太伯則友之對之父而無愧即對之兄而無悔也原書之意直若謂惟孝者友於兄弟焉所為單舉之曰孝也乎抑人能全乎兄弟之義而即以全乎其為父子故古之為政者其以終兄之事亦若其父之事也且并能以其兄權之即我周公於文王為能子於武王為能弟不敢於其兄而有私即不敢於其父而有恐也原書

之意直若謂惟孝者友於兄弟而即施之為政焉所為
併言之曰孝也乎由此觀之書言政而必先乎孝蓋誠
有深義也歟
引書只言孝書詞無言友側舉並舉及影照會事處
深得引證之意　作者胸中頗有書卷筆亦健爽但
不可以書理引繩批根字句亦多不檢宜分别觀之

文獻不足故也 二句

儲在文

推無徵之故而夏殷之禮幾息矣夫文獻者禮之徵夏殷之文獻何如也足不足之際聖人三致意焉意曰夫人有所撰述以信今而傳後者往往博極羣書如出一人之手交遊列國用決一日之疑至於議禮紛紜證據尤重而無如夏殷之不可復識也蓋杞宋至今日而陵夷甚矣雖然夏殷之禮大經大法周官載之一物一名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茍通其義安問其子孫而吾必

徵於杞宋者以其為文獻之所在也今夫先世圖籍藏於秘府則官司掌之而草澤之中有討論得失成一家之言者亦可採而為國史之補故在朝在野均號曰文而杞宋之文則闕如矣名卿大夫習於掌故則物論歸之而韋布之列有師友淵源通一代之典者亦可就而問王制之遺故或出或處羣推為獻而杞宋之獻則云亡矣吾嘗過其地思欲網羅散失勒成一書而進無所考據退無所折衷僅有存者不過什一之於千百安在

其能足也嗟乎尚何言哉且夫文獻之不足有天有人
夏殷至今遠者千餘年近者且五六百年其為時既久
況東樓繽封商季已失其職武庚不靖朝歌再燬於兵
時異勢殊日就蕪沒若是者天為之也而其後上無修
明典物之君下無崇尚風雅之俗降伯降子杞既下即
於夷而宋自戴公求頌向戌獻禮以還君臣之間漸安
固陋此則人事之過而無所辭咎者也是故言其大槩
彷彿得之而節目之周詳殘缺失次經緯之本末傳聞

異辭杞宋無徵則他何望矣非然者按其圖籍與其賢士大夫游是非可以折衷因革得所考据吾誠不自揆猶能論列其事與周官並存而其如不足何哉嗟乎文獻二者當其存不見可貴求之而不得則鄭重而愛惜之矣君子欲有所論述以傳先王之大全而事遠人湮束手無策積數十年之志一旦而隳之比窮年兀兀好古積學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

風神秀逸中具有生氣奮鬱不僅得古人之形貌

或問禘之說　一章　　李東㰖墨

禘難知而可徵㑹也當即流而思其原之遠矣葢治天下其流也而大報本其原也既曰不知而復指掌以示意或人猶可與徵言者嘗思孝治之隆詳於報本而萬化之理起於推恩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而追遠之祭遂極於靡可加後之人第即其推恩之無外亦可悟原遠者流長而創制之精思卒未可輕為議矣何者王者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禘行焉是禮也肇造本於虞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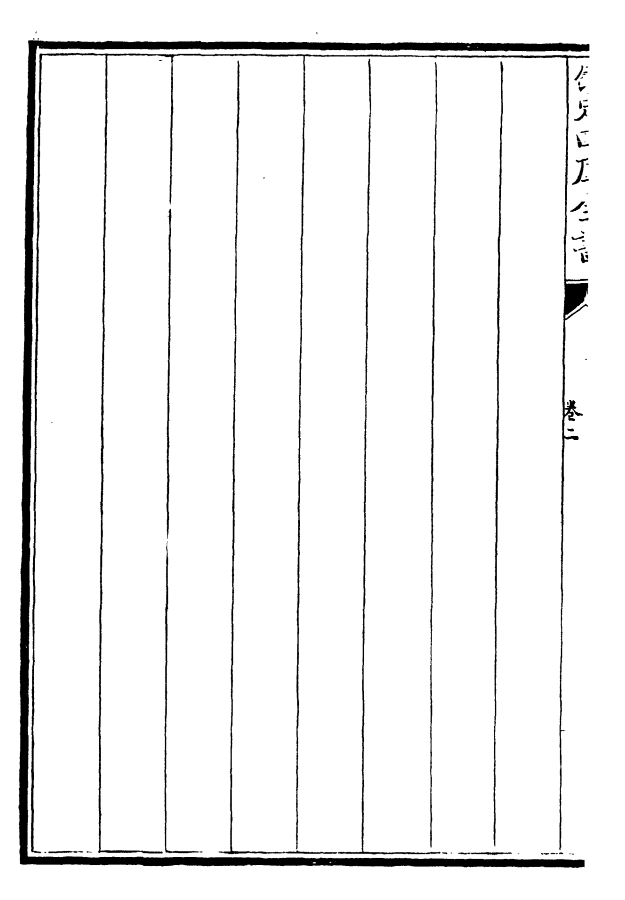
而統紀遂沿於三代配食不豀羣廟而典制𦞦舉於五
年其理攝乎治明治幽之備而其誠貫乎得姓受氏之
先是亦好學深思者所當詳求其說也或人不子之詢
而誰詢哉然而禘說之難知也將自其儀文度數而淺
求之則九獻陳於室萬舞作於庭而玉豆黃彝森然其
交列也雖執籩之下士設業之伶工其皆能辨之如自
其報本追遠而深言之則既不同於明堂之配帝又不
同於郊祀之配天而通微合莫穆然遡厥初也雖敦琢

之嘉賓肅雝之顯相其猶難識之蓋先王之制禮也以天下為量而先王之治天下也即制禮為推推所尊以達於尊者之所尊而致慤則著之忱不以遼渺而無憑也則下推之以蕃子姓旁推之以篤宗盟皆吾尊祖之心所為聯其志氣也時地雖殊有二本乎不出堂階而宇內之氣清和咸理此制行焉耳推所親以達於親者之所親而致愛則存之思不以幽遐而有間也則遠推之以育萬邦之黎獻廣推之以合萬國之歡心皆吾親

祖之心所為同其䏔與也規為雖異有異情乎臨朝淵默而阻深之境情偽周知此道明焉耳故知禘之說而天下無難治矣夫人不敢謂治天下為無難而敢輕言禘哉其創垂闗一代之精意必上可幾乎作者之聖而後下可稱乎述者之明其感孚接上古之神靈既能窺杳冥而識受命之符何難觀廟中而知境内之象指掌以示夫子雖不與深言而報本之弘推恩之自或人倘亦悠然會矣即流可以思原不亦信乎

此文之揣合時調者然氣象安重詞語的實場屋得

此猶不失雅正之遺



射不主皮　一節　張玉書

聖人即射以論世而不勝古治之思焉蓋禮射惟治世行之至於春秋而尚力之風競矣子能不思古道哉且從來盛衰之象其端先見於一鄉而及其寖久遂成為風俗蓋風俗之轉移因乎世運君子觀於鄉而有今昔殊尚之慨則世變存其間矣吾茲有感於射也王者治世之具不一而教禮教樂與教射並行即用射之禮亦不一而燕射賓射與軍射並重原其義類若萃天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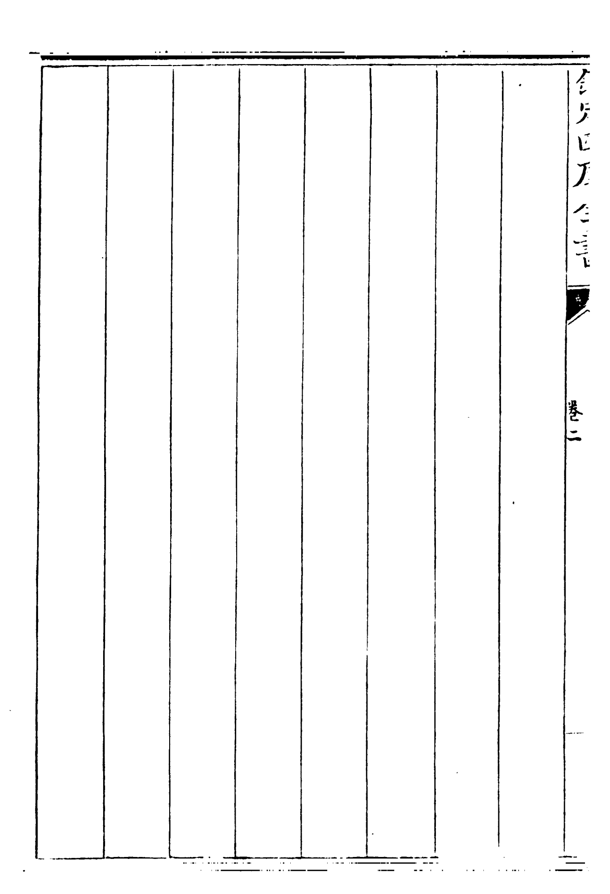
子弟陰消其積弱之形考諸遺文又若率天下之人才
羣誘以不争之化記有之曰射不主皮棲革以示堅也
而勝負不存乎此也貫札以示强也而賞罰不存乎此
也嗚呼此何為也哉天子諸侯咸揖讓以奏節是其講
明於内正外直者原非較力之人國老庶老咸酳饋以
明謙是其寓意於耦進耦退者更非角力之地非其人
則不同科無容强也非其地則不同科無相妨也而吾
竊俯仰於其世焉祖維求定之日先王雖欲衅車甲而

有所不能至於從容燕飲而講辟雍之儀蓋在武成既告可知也鷹揚戮力之年列國雖欲興葢讓而有所不暇至於圜橋觀聽而被儒者之服蓋在教化既行可知也夫國家承平百餘年矣功德不衰而軍容得以盡偃非示玩也蒐苗獮狩四時自簡其軍實而更以庠序之樂育黙固於苣桑遵斯道也戎兵詰於司馬德行董於司徒法制相維而何傷夫忠厚也哉百姓休養歴數傳矣侮亂不生而兵萌得以盡息非無備也兵甲車乘萬

井無闕乎公徒而特以矇瞽之化導登進於髦士遵斯道也王國之政下被羣侯十五國之風上貢天子比户可封而何疑於刑措也哉其在於今父老之傳聞猶可求諸鄉校然議尚德於徵車之會鮮不以為迂矣學士大夫之寤歎原慨慕於西京然欲匿武於悉索之餘吾亦知其難矣古道之不可卒復蓋今古之世變為之也嗚呼伊誰之責哉

前半持論有典有則後幅從聖人慨慕古道唱歎而

出詞雖濶遠義實不泛文之光澤美潤更非外腴中
枯者所能彷彿



君使臣以禮　二句　熊伯龍

聖人明事使之實而君臣之道正矣蓋道莫重於君臣未有可以漫嘗者以禮以忠聖人所為正告哉對定公曰天地之位定而君臣立君臣之志交而萬化興天下所厚期者惟此君臣而君臣亦無容以自怠焉公欲知使臣事君之道乎名分不可易使臣者君之所以為柄也然明其為使而臣志安明其為使而君志肆則否泰徵乎動靜職業不可廢事君者臣之所以成身也然衆

著其事而策力出衆著其事而茍安生則邪正辨於幾微臣則謂使臣者措之而正施之而行惟禮為然萬事萬物待治於禮而以感賢士之心則尤切特能用不能用耳殊事合敬位無大小而㢘恥一別嫌明微勢無親疎而裁制同願君無忽嚬笑焉夫世之使臣者有光明端慤而服者矣有智取術馭而亦服者矣而綱紀之辟有大體而無細效盖嘗考堯舜湯武之為君而見末世之爵禄誅罰不足言也夫亦慎守乎聖帝明王之意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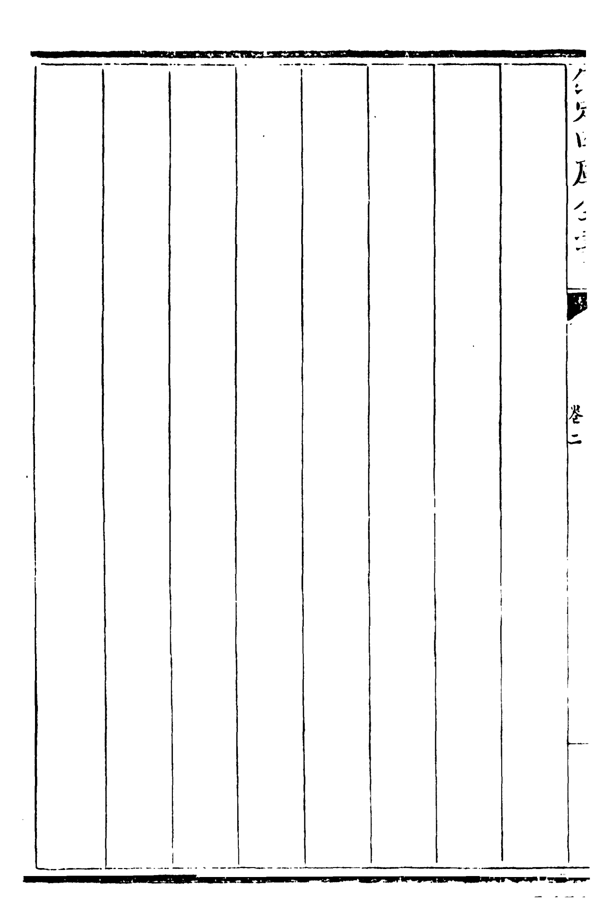
已矣臣又謂事君者不負吾君不負吾學惟忠為然萬情萬理咸喻於忠而以處上下之際則尤宜特有至有不至耳君心未純不可謂我心之已殫守道未貞不可謂天道之難回願臣勿忘夙夜焉夫世之事君者有設中乃心而人不見者矣有二三其德而人亦不見者矣而盡已之道有是非而無疑信蓋嘗考臯夔伊周之為臣而見末世之智勇功名不足稱也夫亦勤思乎帝臣王佐之本而已矣之二者不可以有所待君責臣之忠

臣責君之禮是交待而莫或倡也惟禮與忠彼此居無求之地而明良胥勸之二者不可以有所形君自謂有禮臣自謂能忠是兩形而流於怨也惟禮與忠性命有相繫之隱則保定無窮君臣相得而天下國家有不治者未之有也

禮忠二字不肯作三代以後語自記

氣象廣大疎越不作一刻至語蓋由於前人發揮之外不能更出新奇其一種血性粗浮語又知其於題

無當也故斟酌而取其衷乃名家作文最有體認處



管仲之器小哉　一章　　韓菼

聖人深惜齊大夫之器難與uinstall入道也夫管仲之功誠偉所深足惜者器小也此即儉知禮能解免乎而況不儉不知禮乎且夫其人而不為聖賢之所刻求者必非奇才聖人得一天下才樂為之反復於其人蓋嘗於其功名所從出之處以觀其品量何如而不知者則又從而曲為之說吾甚歎夫千古之才人盡掩於庸衆人之耳目而其真不出也管仲之功即夫子嘗仁之然子亦

有言仁之為器重為道遠而取數多則知夫人以功而與於其間者未可一槩而論也一日者推求原本而因有器小之説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忘天下者也古之人或耕於野或居於山即蕭然無與而其所受者自大出則取諸其懐已耳而否則若將終身焉若仲者豈可貧賤乎當其徘徊頫上竟托於豪傑失意縱達不覊者之所為三仕而三逐三戰而三北而仲之生平亦能動而不能靜者矣且夫邀天下之大利者必有所不遑於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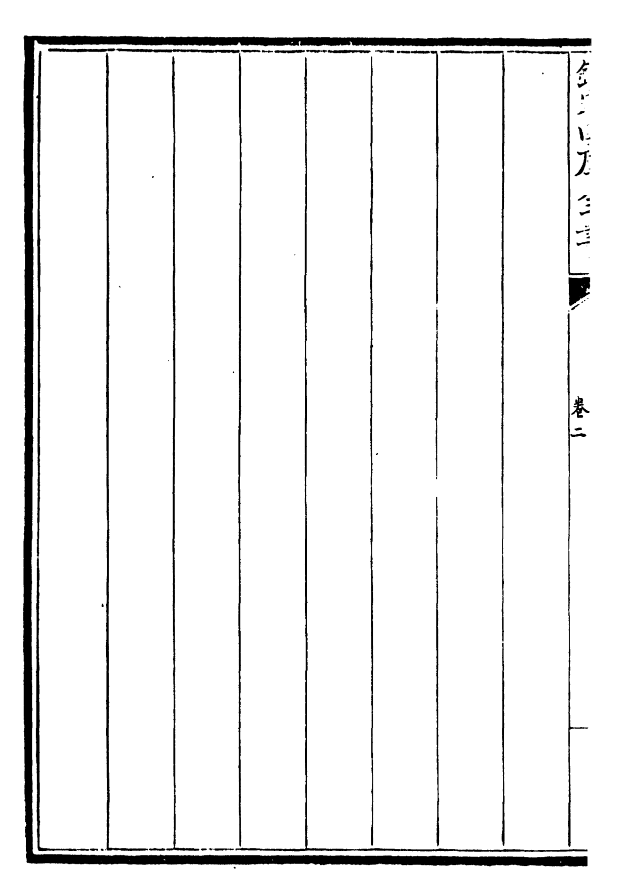
身與其君者也古之人既度其身之不茍又曲成其君之大有為即節目疎濶而其所持者自遠成則數世享其德焉耳而及吾生固不必汲汲焉若仲者能稍迂拙乎迹其大臣小臣一切皆智取術馭爭效旦夕閒之所致禁羣小人之進而不能奉一君之終而不得而仲之舉一國猶若不足而非處其有餘者矣是故人各有本量焉而區區於事為之跡皆末也以蓋世之才而多憾以非常之事而無嫵蓋相循於其本也古大臣德光上

下勤施四方即土田陪敦備物典策三公服加命之家
嗣王展拜稽之儀而天下卒不得議之為奢為僭苟不
然而儉以矯奢意常自下即豚肩不掩澣濯以朝不惟
不敢上干邦君之典而且不敢自同卿大夫之列而君
子亦第許之為不奢不僭而獨奈何或人閧器小之說
而以儉為仲解且復以知禮為仲之不儉解嗟夫論古
無識至遷就古人之失而文之以美名直為古人愚耳
如或人者豈可勝道亦不足與辨也彼言儉姑與言仲

之不儉而已彼言知禮姑與言仲之不知禮而已夫三歸官事不攝之非儉塞門反坫之非禮或人所知也若器小則非或人所知也

將古今帝臣王佐與仲生平事實參觀則器之大小自見卓識偉論當與蘇氏諸論並垂

如此說器小並管氏身分亦殊不易及閎中肆外揮灑如志良由讀書有識後二比依寒碧齋晚年訂本較前刻詞義更深穩從之



子語魯大師樂曰　一節　儲在文

聖人以可知者語樂官而樂之理傳矣夫自翕而純而皦而繹音也而理具焉皆其可知者也夫子有正樂之意故以語魯太師曰樂之在守官者其數多而難紀也樂之在審音者其理微而可推也大樂之失傳久矣自吾論之樂其可知也樂與天地為昭聚而復散散而仍聚者天地之道也樂以人心為本一分為萬萬協於一者人心之理也故樂有始焉有從焉有成焉當其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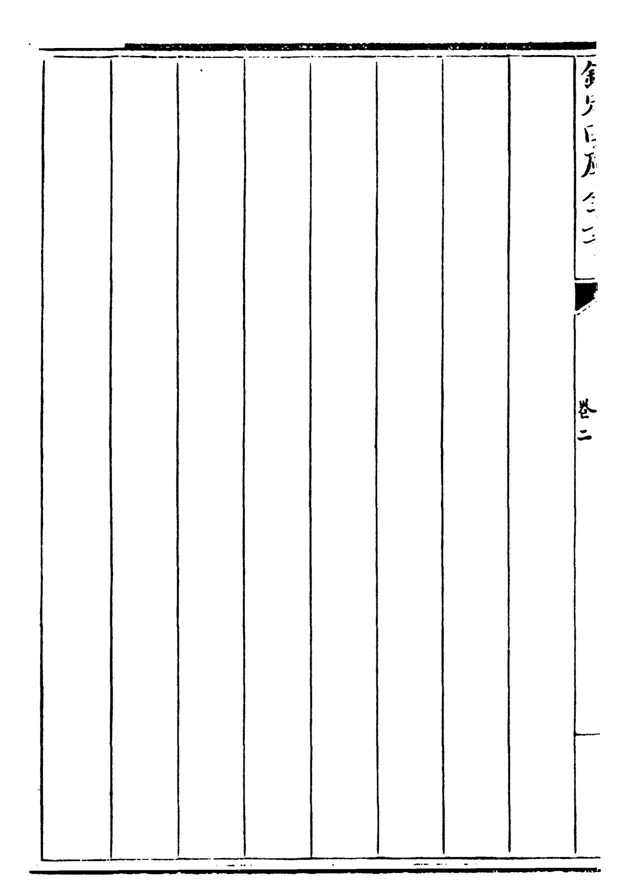
自無而有者聲也自微而著者氣也堂上之樂以歌為節所以貴人聲而絲肉合同堂下之樂以管為均所以重人氣而笙歌齊一既備乃奏聲雖會而未暢也始奏以文氣猶凝而未舒也我知其翕如也夫聚而必散者氣也合而必分者聲也由是而發揚其氣由是而滌蕩其聲從之而樂之條理備矣夫且氣和而聲應八音也而如出一音聲和而律諧衆器也而若出一器我知其純如也夫且氣有清濁而聲肖之按節而井然不淆聲

有高下而律從之執管而昭然可辨我知其皦如也夫且一氣流而不息聲亦纍纍而貫而往復循環五聲迭相為經律亦生生不窮而上下賡續我知其繹如也樂至是庶幾其成矣以是用之鄉國則金奏笙奏皆以三終而自升歌以至合樂聚而散散而仍聚者如是焉所謂宵雅肄其始關雎亂其終樂之小成也以是薦之郊廟則六律六同旋相為宫而自一變以至九變合而分分而復合者如是焉所謂金聲以始之玉振以終之樂

之大成也天地之道不變一闔一闢可以悟聲氣之元焉人心之理常存一動一靜可以識美善之故焉由今而稽之古則合止為經詠閒為緯直可追其象於簫韶之九成由聲以驗之容則山立於初皆坐於亂并可通其義於武舞之六變矣子大師備官而末之知耶茍非知之何以正之哉

南軒云周衰樂廢雖聲音亦失之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為聲音者而樂可正也篇中天地人心等語

既探其源逐段標出聲氣二義尤見讀書融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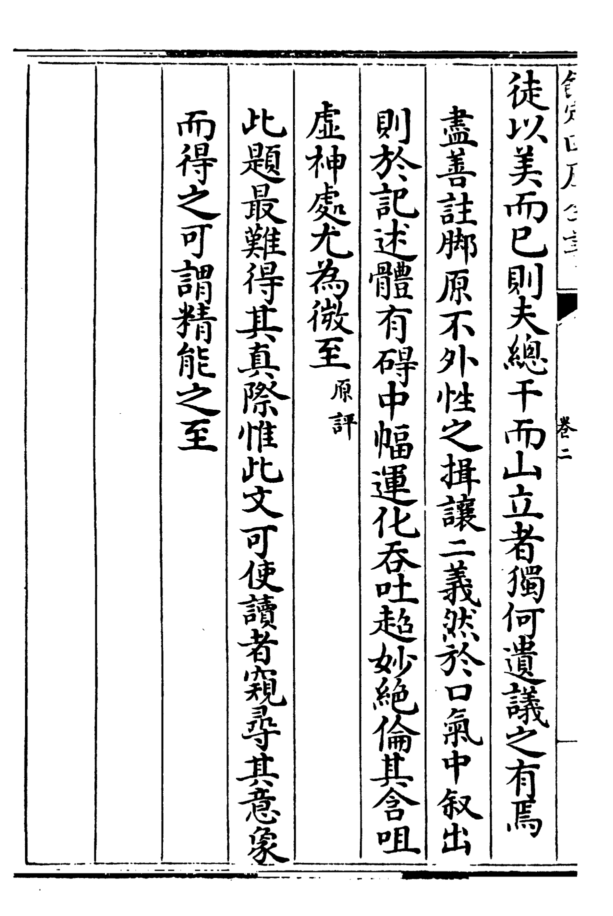


子謂韶盡美矣　二句　王汝驤

即樂之美者而深觀之聖人獨有契於韶矣蓋善固即在美之中而其深觀之而無憾者則惟子之謂韶有是夫且夫物莫不有其至分焉非一說之所得而盡也而況聲音之道乎然至求之於至分而使後之人果不得以一說盡焉則雖古今聖人亦有相望而不敢知者乃一見於子之謂韶夫韶之為樂則固居乎分之至矣詩歌聲律之元天子能言其故故五聲八音獨詳於四代

之書者韶也幾康勅命之旨在廷咸得其精故君歌臣賡首開乎雅頌之音者韶也故嘗聞夫子之謂之也笙鏞無奪於倫羽籥皆從於律觀止矣夫子曰未巳也習其數矣進而求其志得其志矣進而見其人純粹以精其氣象又在論倫之先者獨此耳蓋反復焉而無遺憾也稽諸抗墜之微察諸疾舒之節盡之矣夫子曰不然也樂其象矣從而動其本窮其本矣因而知其變合同而化其和平又在性情之表者獨此耳蓋由繹焉而有

餘思也盡美矣又盡善也子之謂韶如此制作之精有數存焉雖聖人亦能為美不能為善而天時人事之交隆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故雖宮懸殘缺之餘而至德輝光自非金石管絃之可得而遽磬器數之粗義即存焉雖夫子亦舍其美無以見其善而神明迹象之交融有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者故即異代考稽之下而情文參互初非正容端冕之所得而遽明蓋必至於又盡善而韶之為美與子之契韶均極其至也矣不然論樂而



徒以美而已則夫總干而山立者獨何遺議之有焉

盡善註脚原不外性之揖讓二義然於口氣中叙出則於記述體有碍中幅運化吞吐超妙絶倫其含咀虚神處尤為徼至原評

此題最難得其真際惟此文可使讀者窺尋其意象而得之可謂精能之至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邵悰

尊好惡於仁惟無私者能照物也盖人之不能好惡者私為之蔽也仁者無私而物照焉天下所以羣服其能歟嘗思用情之難也用焉不得其當無論施之人者未必服而先自失其所以為心若夫心之廓然至公者常立於有理無欲之地而天理人欲之辨當其前而自分推之而有刑賞受之而為勸懲猶其後也何則好一人而賞隨之惡一人而刑及之此好惡中之能也而非能

好惡之源夫能好惡之源則必求之無好無惡之天矣好一人而天下勸惡一人而天下懲又好惡後之能也而非能好惡之本夫能好惡之本必先釋其作好作惡之私矣其惟仁者乎古來忠孝之行聞風者尚有避思而或當前而不好者有不仁以為之拒也即不盡不仁為之拒而無全體之仁以相名則援之也必不融而應之也必不速仁者不先存一好人之念而遇其人之可好者油油乎好之好其仁也非好其人也本仁以行好

而好之中始無餘量矣古來讒殘之徒讀史者猶懷餘憤而或當前而不惡者有不仁以為之迎也即不盡不仁為之迎而無全體之仁以相勝則嫉之也必不嚴而斥之也必不盡仁者不先存一惡人之念而遇其人之可惡者歷歷然惡之惡其不仁也非惡其人也本仁以行惡而惡之中不留餘憾矣當其辨貞邪於疑似之間别忠佞於幾微之地有共服其精明者矣顧精明誠鑑物之用而有時好察之主出之不能不受其蒙好生之

主行之初無一枉其實者有我與無我之别也則惟仁者之無我而好惡正焉耳當其擢大賢於羣謗之中斥孔壬於衆譽之口有共欽其神武者矣顧神武誠服物之才而有時英斷之主出之容有矯枉之過慈祥之主行之必無牽制之私者多欲與無欲之别也則惟仁者之無欲而好惡當焉耳然則君子亦仁而已矣不然雖好惡徧天下豈得謂之能好惡耶

從好惡辨析出能字從能字勘入仁者中股相𠂤相

勝二義直透題堅後股旁引以發題藴語亦醒豁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張江

歸好惡於仁者慎其本也夫仁好惡之所從生也人自不仁乃喪厥能耳何竟讓仁者獨哉嘗謂天生人即以大生之理付之則人與人其臧否得失自有不忍不相關之處情者理之驗也自夫人高言無情或托渾厚以居之冀以免於刻薄之咎而刻薄抑又甚矣然則好人惡人顧可易言能乎哉人負一形而立曷以使之莫逃要生於已之自形而已當體之有無不可知而何問人

也人挾一心而前曷以使之各當要如夫我之初心而已吾中之是非先自亂而又安論人也甚矣好惡之未易能也必也其仁者乎仁者初不慮人之不受吾好惡也但内顧吾心無故而好無故而惡而毫不可自解其何堪此不祥哉誠於其物有反之而必慊者焉而後一好一惡皆其不自恕之念所周少虧焉仁者必大不暢於其心也斯交暢之矣亦初不慮人之不服吾好惡也但還按吾心有故而好有故而惡而迄無以自得其孰

贖此重疚哉順於其則有行之而無事者焉而後一好一惡皆與不容僭之命相推少溢焉仁者必大不平於其心也斯衆平之矣是以喜怒哀樂亦偶然忽至之情而不以偶而誤何者人世舉之為一念者仁者應之皆全心也至於反復精詳積終身之常以求當一仁者之偶而念不得所起萬不能以相掌是以愛憎取舍亦感而相遭之故而不以感而馳何者人世之所為事權仁者之所為性命也至於平旦清明即一時之靜已頓入

乎仁者之感而理不滿於微終不能以實據則信乎其唯仁者有矣顧誰無好惡而讓仁者獨哉

貎相形聲稚近童羅其銳入微至處亦似之若更能取其神而變其貎則品格愈高然即此已去離塵俗矣

富與貴　一章　　　田從典

君子求仁之功有由淺而深者焉夫不處不去可以見君子之不去乎仁矣然非極之存養之至亦何以見其功之密也哉且學者苟有志於仁亦惟自治其心而已矣吾隱微有倚伏之勢在制其人心之萌吾旦暮有離合之形在充其道心之極始於至粗終於至精君子以為非一日之事而終身之事矣今夫役役於富貴貧賤中者小人之行也皇皇於仁者君子之行也論君子而

必測之於小人之途斯亦淺之乎窺君子者矣然而富貴貧賤者仁不仁之分境欲惡者仁不仁之大閑也君子於處與去之間力求戰勝以自異於去仁者之所為然後德成而名以立焉顧謂此即可以盡求仁之功則猶未也何則求仁而必先於富貴貧賤者所以制其人心之萌求仁而不止於富貴貧賤者所以充其道心之極且即以富貴貧賤之仁論則古之至仁大聖亦有天下而漠然不與匹夫而若將終身者要亦惟是安土敦

仁而豈徒不處不去之事乎是故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也
而君子之於仁則求其全體而不息者也昊天明而及
爾出王昊天旦而及爾游衍仁之不違乎人者極之一
時一事而皆然敬天怒而無敢戲豫敬天渝而無敢馳
驅君子之不違乎仁者亦即極之一時一事而俱密語
其常則終食之間無違矣夫終食豈足以盡仁而君子
以為不極之於至暫仁之所為斯須而不去者不能無
間於偶然也語其變則造次顛沛之必於是矣夫造次

顛沛豈足以盡仁而君子以為不極之於至變仁之所為無入而不得者不能不震於猝然也蓋君子求仁之功其密如此至此而試之以非道之富貴其不處猶是也而不處之心畢矣試之以非道之貧賤其不去亦猶是也而不去之心又畢矣豈非道心為主而人心每退聽者乎學者未能遽至於是也尚先求所為不處不去者而可哉

說理難得如此疎爽其分貼上下語亦自確當

富與貴 一章 楊名時

君子之所以體乎仁者必由取舍而益密其功也蓋不徇乎欲惡則取舍正而求仁之大端立矣又必由常及變而無往不用其力焉然後體仁之功始盡歟且夫人心之德最易間於私者也治私之道必先於其所及持而并其所不及持者亦無乎不持斯畢生之内所以守吾德者乃有全力耳故夫境遇之來洵學者操持其心之大端也人羣焉而欲富貴亦知己之所可欲有甚於

此者乎苟不以其道得之必制其欲而不處使吾心之不溺於富貴者自此而伸也人羣焉而惡貧賤亦知已之所可惡有甚於此者乎即不以其道得之必制其惡而不去使吾心之不移於貧賤者自此而立也是即所以為仁天下共見之而名為君子者也於此不苟則道心勝而仁存足以立深造之基於此或苟則人心勝而仁去且不免有虛聲之愧矣夫君子之於仁固非徒於富貴貧賤不失其本心而已微察吾心於動靜之際凡

有一念之便安而隁就之者非欲之類乎得無姑徇之而失吾心之正矣乎凡有一念之不便不安而思去之者非惡之類乎得無又徇之而失吾心之正矣乎夫違仁何必在大也一念一事之違而於吾仁之體已有幾微之不相合者矣葢直至不違於終食之間而求仁之功始密也不寧惟是是猶其暇豫時也有如造次而不於是焉則吾之所以操其心而不為動擾者安在乎必凝一以居之不以震撼易吾常焉然後可也不寧惟是

是猶其燕安時也有如顛沛而不於是焉則吾之所以操其心而不爲害奪者安在乎必專確以赴之不以險難渝吾素焉然後可也君子之求仁至於如此夫内外重輕之分不立而欲謹離合之幾於平時平時之操存不加而欲守其心於事變之際鮮有不失其所據者也即天下有苟且於大閑轉能自矜夫細行與生平放佚一旦著節者果遂得全吾仁矣乎君子之學必由粗以及精自易以及難而又無所不盡其力斯心德以全

而足稱為天下之完人歟

此章蓋力行之事一節密似一節一節難似一節若作現成語意恐非本旨 自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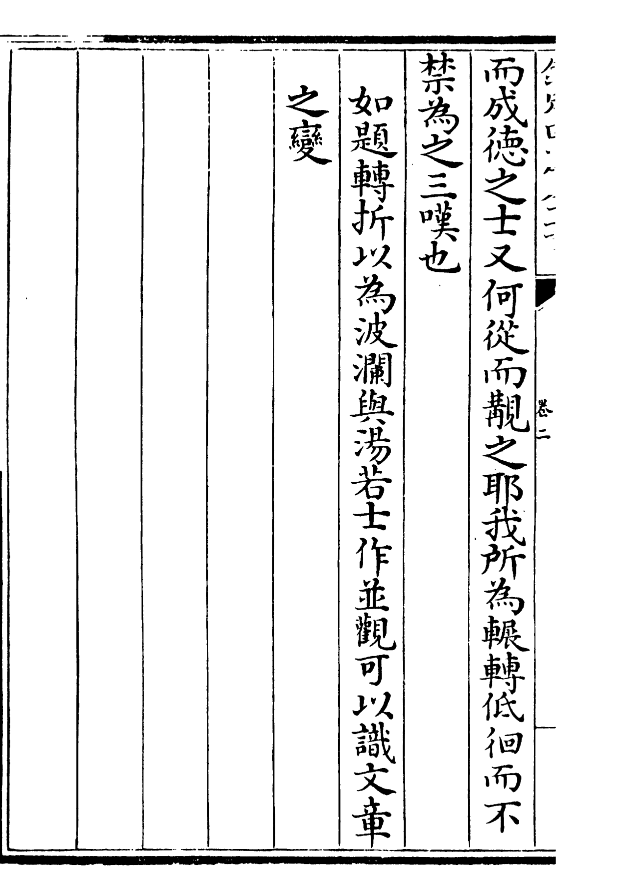
明白純粹絕無蒙雜即文可得其所用心

我未見好仁者　一章　李沛霖

聖人驗仁於好惡之真而惜人之有力而不用也夫不仁與仁為敵者也驗之好惡而得其真矣未見其人非以用力者之難乎夫子反覆嘆之若曰天之生人也賦以仁未賦以不仁仁之率於性也久矣而由性而發則有好惡之情順情而動則有能好能惡之力此亦何人不然而無如怠焉自廢者為可惜也我嘗求之天下未見有好仁者惡不仁者夫所謂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

寵綏獨貴而嗜欲之私不得而並之也游息可安而陷溺之危不得而易之也蓋夐乎其無以尚焉所謂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一事之卑污若探湯焉恐不善之浼也一念之邪曲如惡臭焉恐不潔之蒙也蓋遠之而不使加焉好惡之誠如此此其克治之功已非旦夕之積而成德之詣遂致相遇之難我故曰未見也然其人亦始於用力耳亦用力而力足於好力足於惡耳有能一日之間勃然振興自絶其委靡之習毅然鋭進自

鼓其勇往之機用其力於好而少有尚吾仁者務純其真慤之懷而不敢已也用其力於惡而少有加吾身者務致其决去之情而不顧息也吾知志足以帥氣勇足以起懦而曰力不足也吾未見其然矣或者稟賦不齊氣質各異蓋亦有昏之甚而不足於明弱之甚而不足於强者要必實用其力於好而廢於半途實用其力於惡而竭於中道者也而其如我之未見何哉夫用力而不足之人尚難得如此則是天下終無用力於仁之人



而成德之士又何從而覯之耶我所為輾轉低徊而不禁為之三嘆也

如題轉折以為波瀾與湯若士作並觀可以識文章之變

惡不仁者　加乎其身　張江

誠於惡不仁者務以仁全其身而已葢業為仁則必絶去夫不仁而顧使之加乎其身哉此惡不仁之誠心也今夫人止一身而性情之德宅其中氣質之緣亦麗其外外日益則中日損而不仁之端反得藉其勢以抗吾仁豈不大可惡哉然往往知所惡而未真即克所惡而猶未盡者不為仁故也理與欲不容並域而居不自清其性命之原則妄形日積耳目鼻口之區皆其因仍而

增長者也欲與理又常畸出為勝不自純其義理之正則客感有權血氣心知之會皆其牽引而類從者也是故不仁者之加乎其身我實使然耳乃若所謂惡不仁者豈有是哉蓋其為仁之志鋭矣其為仁之氣壯矣始也以身體仁則操其所為明以健者而大體常不奪於小體也而於是乎姦聲亂色之不留淫樂慝禮之不接雖極不仁者投閒抵隙之多求諸其身早一一彌縫焉而不使有餘地以相存既也以仁成身則盡其所為精

以一者而人心常聽命於道心也而於是乎儀容無情欲之感動靜無燕私之形雖極不仁者潛滋暗長之巧反諸其身仍息息顧畏焉而不使有須臾之竊發是何也不仁之於仁相倚伏者也為仁而惡不仁亦無終始者也惟秉正者嫉邪故即不見可惡而衆欲之情形已若驚心而怵目必俟其既加乃始兢兢於懲忿窒慾之不遑是慢也其為仁不若是也惟自强者不息故即内省無惡而獨中之指視猶慮百憮而一欺苟俾其不加

而遂泄泄然恐懼修省之不事是餒也其為仁亦不若是也是則性情之中宅者嚴毅而無所於回氣質之外緣者自刻厲而同歸於盡蓋察識擴充之至而能用力於惡不仁而無不足者矣如未見何哉

時文每覺其為仁矣句如綴旒然明眼人特從此爭關奪隘轉使上下句精神愈出原評

為仁正是惡不仁切實下手處不使亦正是為仁中嚴毅工夫作者體認獨到

不患無位　一節　張玉書

君子用世之學有所不患以專其患也夫位與知存乎人者也立與可知存乎已者也患其在人而忘其在已可乎哉且士一出而天下之人皆引重焉豈待名實之既加然後羣相推許乎外度之世而克應君相之求內度之身而不負生平之學彼其憂道之心倍深於憂世之心也固已久矣夫三代以上之功名不甚關乎榮辱故獨行之士樂安貧賤者有之然備德而以無位為榮

學道而以知希為貴儒者高其節而不欲效其人抑三
代以下之知遇難盡視為得失故時命之窮咎歸君友
者有之然上有聖主而行不修下有良朋而名不立君
子又撫其躬而不敢寛其學甚矣患不在位而在立患
不在知而在可知也國家之設官如此其衆今之受祿
無愧者何等也居平俯仰流連謂庸庸者不盡如吾意
一旦得志而亦瞻顧徬徨重速罪謗我之自立者安在
乎古之人禮樂兵刑各有勤思後世之事我自顧為國

為民何事堪質諸夙夜則雖事事可報君王且懼高位之難稱職焉蓋衣裳在笥而君子之慮方深矣聲氣之感通如此其廣為問令聞不墜者何人也居平慷慨太息謂悠悠者何足以知我平心而論實以處士虛聲長其浮薄我之可知者安在乎古之人忠孝節廉各有聲稱遠邇之事我自顧立德立功何者足重於天下則雖事事可告知己仍懼令名之不克終焉蓋聞望日隆而君子之憂方切矣然則士之不急於名位者其素所樹

立必有謹出處慎取舍之大防然後道積於身不受朝廷不甚愛惜之官亦不受鄉黨無足重輕之譽士之不忝於名位者其素所蓄積必有敦教化嚴禮義之實行然後學隆於已受爵於朝廷而天子為之側席受譽於鄉黨而四國奉為羽儀不然將終其身皆憂患之日也

重在立與可知上却處處從位與知婉轉擊發沉吟

蘊藉音節安和

風度端凝辭句韶秀揣摩家所奉為標準者